

慈禧秘史

● 任欣 著

人謂賤大夫曰漢子益始子晉室南渡時北
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
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
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
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名僧
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兵士書都下
笑

日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我釀酒以延客
笑

定四庫全書

卷三

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啟門求見
大字何欣欣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
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
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急
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
何大怒曰我生接無賴道人幾死于因
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益
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慈禧秘史

任欣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慈禧秘史/任欣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7-5059-4016-1

I.慈… II.任… III.长篇-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37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23658号

慈禧秘史

主编:克臣

责任编辑:龙元

装帧设计:孟令玲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化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389152(出版发行部)

印刷: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200千

印张:10

印数:0001-1000

版次:2004年12月第1版

印次: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:7-5059-4616-1/I.3598

定价:22.8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内容提要

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且不可回避的一个人物。本书描写了慈禧从少女时代到进宫册封为贵人后的一段历史。

年轻的慈禧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，她年轻多情，风姿妖冶，耐不住寂寞的生活而频频与仆人勾搭取乐，即使进宫后，也免不了与太监一起滚揉摸捏。对于皇上，她也是曲意奉承，力尽一个妃子的职责。

书中对帝王将相的荒淫生活也多有描述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清宫秘史。相信读者阅后会对渲染生活情趣，拓宽知识视野会有所裨益。

阿宝最怕进大格格的闺房里当差了，他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仿佛祸事随时都会临头。

他尤其怕看大格格那双眼睛，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似乎立刻会把他淹没。

他现在一走到大格格的房门外，心就跳得通通响，并且一个劲儿地往嗓子眼儿上撞，随时要蹦出来似的，一双小手也止不住颤抖起来，连食盒也托不稳，他真怕自己会不小心把食盒掉在地上。

可是，自从菊香和菊枝被卖掉以后，只好由他这个“外边的”小苏拉进来斟酒添菜，伺候大格格了。

据说，当初卖家里的下人时，老太爷打算卖菊香和阿宝，是大格格发了脾气，才留下阿宝卖掉菊枝的。

好在，两位年纪大的嬷嬷没有被打发出去，如今赵嬷嬷还留在大格格的房里，梳头洗脸、铺炕叠被这些活儿由她老人家去干，不然的话恐怕

也是他阿宝的差使了。

即便这样，阿宝已觉得度日如年，日子特别难熬呢。

正月十五雪打灯，这都十七了，雪还在纷纷扬扬的不停地下，房顶上、院子里积了半尺厚的雪，连树枝子上都挂满了。

阿宝从厨房端着食盒往大格格的北房而来，他上了石阶，在廊檐下轻轻跺一跺脚，去掉靴子上沾的泥雪，这才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托着食盒，另一只手撩起厚棉帘子，推开门走进堂屋，照例先在堂屋里站一下，尽量使呼吸均匀一些，然后才怯生生地朝西间屋里轻轻说道：“大格格，开午膳了。”

“嗯。阿宝，你进来，伺候我穿上衣裳。”里边传出大格格懒洋洋的声音，接着是几声娇弱的轻咳。

阿宝先是一愣，从来没有服侍过格格穿衣裳啊，但是不敢耽搁，连忙恭答一声：“喳。”

他掀起西间的门帘，进了里屋，低着头将食盒小心翼翼地放在八仙桌上，垂手侍立，听候吩咐。

“别愣着呀。”大格格在帐子里吩咐：“把衣裳抱进来暖和暖和再穿。”

阿宝连忙将堆在太师椅上的衣裳抱起来，轻轻撩开帐幔，却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。

大格格努嘴：“放脚底下被窝里，暖一下就行。”

阿宝便小心地撩起被窝一角，将衣裳塞进去，尽量不碰到大格格的脚丫。

还是碰到了，他的手不小心碰到了大格格温软脚丫。

赶紧缩回手。

大格格看着他，笑嗔道：“成心的不是。”

“没……，阿宝不敢。”

“不怪你，你怕什么。”大格格慵懒地一笑，说：“今儿个赵嬷嬷请假没

进来，让你伺候是不是觉着委屈？”

阿宝脸一红，忙说：“伺候大格格是阿宝的福份，怎么委屈。只是，奴才笨手笨脚的，怕伺候不周到。”

大格格起身，靠在花梨木雕花床头上，说：“是笨。慢慢学着，就灵便了。”吩咐：“倒碗热茶来，我漱漱口。”

阿宝忙倒了碗热茶，又赶紧取小碟青盐，捧着走到大格格跟前，跪下去双手呈上。

大格格并不接茶碗，先取青盐细细擦了牙齿，就阿宝手上喝了一口茶水，扶着阿宝的肩膀，轻轻漱了口，低头吐在脚边的盂里，然后一拍阿宝的脑袋，说：“别这儿傻跪着呀，也不嫌地上凉。摸摸衣裳热乎了没有。”

才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哪里就热了？

阿宝连忙将火盆罩子掀开，看看木炭尚存一息余火，便说：“大格格抽袋水烟等等吧。奴才添了炭，烘一烘衣裳，省得着凉。”

“嗯，抽一袋。”大格格闭上眼睛，深深出了口气。

阿宝取了水烟袋，给大格格点上，然后自己赶紧鼓捣炭盆，弄旺了，就忙着从被窝里取衣裳，双手展开来，小心翼翼地烘烤大格格的蓝底子白色玉兰花杭缎小棉袄。

等到烘烤棉裤时，他怕把裤腿子烧了，那可是惹大祸，便将两条裤腿搭在自己肩膀，裤腰朝下烘烤里边。

大格格看他那样子，笑得咳个不停，烟都不抽了。

阿宝也觉得怪怪的，脸涨得通红。

烤好了，阿宝便将衣裳抱到床上，打算伺候大格格穿上，大格格却不着急，看着他说：“脚疼，受凉了，给我揉揉。”

阿宝愣了一下，小心地把手伸进被窝，给大格格揉脚丫。

大格格笑出声来，说：“你是揉脚呵，还是挠人痒痒。”

阿宝才猛醒到，脚心是不能碰的，赶紧把手挪到脚背上，轻轻揉搓。

大格格看着他出神，半晌，又有么蛾子了：“能打响吗？”

阿宝疑惑地望着她，不敢言声。

大格格噗哧笑了：“你往后真得跟赵嬷嬷学学。十个脚趾都得拽出来，骨节不能伤了。”

阿宝吐舌头，吓得合不上嘴。

大格格笑得忘情地扳过他的头来，在他嫩白的脸蛋上亲了亲。

阿宝浑身一热，只觉得脸都涨红了，但是他不敢动，任由大格格摆布。

亲嘴摸奶子的把戏，阿宝并非没有玩过。在前院当差，大人们经常逮住厨上的小媳妇子胡乱亲摸，他看得多了，并不稀奇。

就是和在老太爷屋里当差的绮红，他也没少玩这套把戏。

但是这个不同啊，这是主子，是大格格。

大宅门里，老爷、少爷，玩弄丫鬟，司空见惯了，不怀孕，到了岁数就打发出来配小子，得了的主，能够有带陪嫁银子的媳妇，哪里敢去想黄花闺女；怀了孕的，就是姨奶奶了，一生吃喝不用愁的。

这个不一样啊，大格格，能够招惹的吗？出了事，那是乱棍打死的罪过。

他的身体有些发抖。

大格格心里也扑通扑通地跳，但是她不怕，她就是任意妄为，由着性子来，亲阿宝的嘴唇。

她闭上眼睛，亲了很久很久。



阿宝忍不住开始摸大格格的乳房，没有穿棉袄，只穿着睡觉的中衣，很容易就抓住了，轻轻握着，但是怕弄疼了，他不敢揉搓。

大格格喘口气，笑道：“小东西，原来你挨外边跟那些千刀杀的学得这么坏。”

阿宝臊得跪下去，把头埋在散乱的被窝里，不敢言声。

大格格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闹了，饿了有些儿，吃饭吧。”

阿宝听见，赶紧起来，将棉袄、棉裤，仔细帮大格格穿好，又到八仙桌旁，打开食盒，把里边的四盘菜都取出来摆在桌上：一盘醋溜白菜、一盘肉炒豆芽、一盘葱拌豆腐、一盘家制酱肉，另外还有两个白面蒸饽饽。

接着又去烫酒。

他麻俐地干着，想用干活儿来掩饰自己的窘态。

大格格默默地看着阿宝，又看看桌上摆的午饭，不由深叹了口气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站起来走到桌子旁，在太师椅上坐下，拿起筷子，夹了一点豆腐放在嘴里，微皱着眉头尝了尝，又是一声轻叹，眼里竟

顿时充满了晶莹的泪水。

阿宝知道大格格不喜欢吃这样简单的小菜。

可有什么法子呢？

自从老太爷吃官司坐刑部大牢，家里缴赔户部的罚银，变卖了多少家具器皿，还欠了些帐，日子一直紧巴巴的。

近来，帐房又将每日的开销一再压缩，厨房实在没钱象过去那样弄鸡鸭鱼肉了。

再者说，京城一入冬就见不着什么青菜，也只好吃大白菜，再就是自家发些豆芽菜炒着吃，只能这样。

他默默地给大格格斟满了一盅酒，退到一旁，低声问道：“大格格，再添个火盆吧？”

“甬介。”大格格微微摇头说：“喝了酒自然暖和。”

“喳。”阿宝恭答一声，不再言语了。

大格格喝着酒，一会儿功夫三盅下去了。

她近来酒喝得很凶，阿宝从未见过哪个十七八岁的大小姐象她这样喝法儿，简直一天三顿饭，顿顿离不开酒。

如果是个阿哥，倒也罢了，可放在一个格格身上可就显得邪了点儿。

最让人发怵的是她喝了酒不安静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闹起来真是让人受不了……

“阿宝，你过来。”

真的又来了。

“我昨儿个怎么嘱咐你来？”

“大格格……您是说……”阿宝直哆嗦。

“不是嘱咐过你，不许你搭理绮红那丫头吗？”

“喳。”

“那你怎么敢把我的话当了耳旁风，明知故犯！嗯？”

“她……”阿宝战战兢兢地解释说：“回大格格，奴才今儿个就和绮红说过一回话。是老太爷打发她过来问，大格格今儿个早上几时起的，吃了早饭没有，上午歇了会子没有……”

“你不会不搭理她？”

“可是，回大格格，是老太爷命她来问，奴才不敢不回。”

阿宝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他知道绮红是无辜的，她也是奉了老太爷之命才过来问的。

可是他不能袒护绮红，因为那样一来，大格格非大发脾气不成。

没法子，大格格就是这么个小心眼儿、倔脾气，她钻了牛犄角尖儿，八匹马也拉不出来。

没的说，只好不再言声儿。

“你往后再敢理她，你可仔细着。”

“喳，大格格。”阿宝低声应道：“绮红往后再来问话，奴才装哑巴就是。”

大格格噗嗤笑了：“贫嘴。”

阿宝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
他感到自己现在已经跟大格格的七巧板一样，成了私物。

记得早先二格格和照哥儿、桂哥儿在家时，只要一动大格格的七巧板、九连环之类的玩艺儿，不是挨打就是挨骂，她从小就独惯了，她的东西，她喜欢的东西，任凭谁也别想随便动一动，就是老太爷、老爷、太太，也轻易不惹她，怕这小姑娘闹脾气。

“阿宝，你挨那儿想什么呢？”大格格问。

虽然是漫不经心的口气，却问得很突然。

“哦，回大格格，奴才没……没敢想什么。”

阿宝一哆嗦。

“你一准儿是因为我不让你理绮红丫头，挨心里头骂我呢，是不是？”

“大格格。”阿宝吓得跪下了，连忙说道：“奴才至死不敢。”

“哼。”大格格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背地里说的我还少哇，你当我都不知道？打你脸上，我全看得出来，还敢犟嘴。”

阿宝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那今儿个早上，王嬷嬷她们说大格格心里头不快活，非得有个王府阿哥来求亲，才笑出来呢，奴才骂了她们，大格格也能打奴才脸上看出来不成？”

大格格顿时羞红了脸，忍不住噗嗤笑了：“呸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那些下贱胚子，还能有好的。闲了没事，整天价胡说八道。你和些乱嚼舌根子的老婆娘们儿争什么，闲的你吧。”

“奴才可是向着大格格来着。”

“还不赶快给我住嘴！”大格格笑喝道：“越发来了劲儿。谁让你向着我来。”

“奴才多嘴。”阿宝低下了头。

大格格不说话了，独自喝着酒，脸越来越红。

阿宝伸手端壶给大格格斟酒，大格格斜他一眼，说：“今儿个天冷，赏你喝一盅儿。”

“奴才不敢。”

“赏你就喝，别不识抬举。”

“喳。”阿宝知道大格格说一不二的脾气，连忙取个牛眼盅儿来，自己斟上酒，站着喝了。

大格格说：“给我也斟上。”

阿宝赶紧给她斟上酒，大格格不接酒盅，就着阿宝手上喝。

阿宝怕呛了大格格，小心翼翼地慢慢抬起酒盅。

酒盅沿儿贴着大格格那红润的朱唇，微黄色的竹叶青酒慢慢流入大格格口中，很慢。

阿宝仔细瞧着，怕洒了酒，又有点不敢看，他看见白瓷酒盅贴在红唇

上的样子，心里就咚咚跳。

说不出为什么。

大格格似乎也有些微微颤抖，她的手轻轻抓住阿宝的手。

本来是扬脖就尽的酒，喝了太长时间，末了，大格格忘情地将自己的嘴唇在阿宝的手背上轻轻擦了一下。

阿宝赶紧又斟上一盅，大格格压抑地长嘘一声，吐着酒气，理了理鬓发，接了过来。

阿宝不知如何是好。

大格格轻声吩咐：“把那豆腐、酱肉一样拨上点儿，自己个儿挨杌子上坐着吃去。”

阿宝谢过，照着做了。

大格格坐在太师椅上，独斟独饮，平时，她心里头总有一种无名的焦躁，仿佛有火烧着，特别难受，这会儿，十盅酒下肚，真正热了，倒好象舒服些了。

她一只手托着腮，坐得舒适些，把一条腿也拢了上来，这样慢斟慢饮着，消磨着晌午这无聊的时光。

三

大格格今年十八岁,她的长相不算俊美,但也没有明显的缺陷,可以说是相貌平平。

眼睛不很大,但形状还好,只是由于心境不好,加之饮酒过度,常常显得无神。

眉毛很轻,有些儿散,如逢年过节或者出门做客,用眉笔描饰一下,倒也不坏。

鼻子无可挑剔,通天鼻梁,状如悬胆。

嘴呢,稍有些大,笑时抿着些,再用帕子掩着,不很显的。

唇很薄,这就遮盖了,说皓齿如玉,并不夸张,不过这对自幼不吃粗粮的大家闺秀来说并不算什么,重要的是每天早起勤快,细细地用青盐擦,大格格虽然懒怠,却有洁癖,极好干净的,这种事情倒从不敷衍了事。

她的身材中等,略微有些儿胖,但着了剪裁合体的袍儿,还是很苗条的。

论到口才,家里没有人不怵她,别说弟弟、妹妹们,就算老爷、太太,

拌起嘴来也不是她的对手，说她一句，准有一车话等着呢。

不过，她书念得倒不多，《女儿经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是读过的，《四书》则只读了《大学》，能背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”，只是不太懂里头的意思，又不科考，自然是不太上心，因此，那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也就懒得再去看了。

女人嘛，识字就得了，没有必要象爷们儿那么认真，打这上头寻前途。

若说诗词曲赋，她不但没读过谁的集子，就连最普通的《千家诗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也不曾看过，能懂些韵文，全都是因为打小爱听戏，押很宽韵的那些戏词儿记了不少，闲了没人时，她能低声唱好些段子。

因为喜欢看戏的缘故，古代的故事知道得不少，可就是没几桩真的。

不读史书，光听瞎编的戏文，哪儿找真的去？

阿宝想起一件事儿，说：“大格格，于家过来人，邀您下晌过去打牌呢。”

“嗯。”大格格说：“先过去跟玛父请安，晚些儿过去。”

“喳。”阿宝答应：“过会儿，奴才去传轿子。”

大格格想到要打牌，便一推酒盅儿，叹口气说：“不喝了。”

阿宝赶紧过来收拾碗筷，把两个原封没动的蒸饽饽也放回食盒。

大格格才待起身，想到炕上躺一躺，忽听窗外有人问：“妞儿吃了午饭了吗？”

是三叔惠同的声音。

她懒懒地应道：“三叔吗？别那么多假招子，您老进来吧。”

惠同进了堂屋，摘下帽子抽打身上的雪，见阿宝提着食盒出来，伸手拧了拧他嫩白的小脸蛋，就势亲了一下，这才掀帘儿进了大格格的屋。

大格格拿根精细象牙签子剔着牙缝儿，说：“您老是越活越没了长辈的尊荣。掸雪单得掸到我这屋里头，敢情您老是不管收拾。还来不来就跟

阿宝动手动脚的，这叫怎么当子事儿呀。小心我挨玛父那儿告您的状，挨骂可不管。”

“得，得，你厉害。”惠同笑着说：“掸雪倒是小事一桩，气的是我亲了阿宝一下。”

大格格板脸道：“您老话说清楚了，别招我说出好听的来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惠同摆手道：“休战。你三叔惹不起你。”

“这不结了。”大格格一笑：“大晌午的，又跑我这儿干嘛来？”

惠同脸红了，笑笑说：“这……手头有点儿。”

“没有。”大格格瞪着他：“昨儿个刚给了您老二两，这会子又伸手来了。您当大侄女是开钱庄的是怎么的？”

“多了不要，再给……”

“一个铜子儿也没有。”

“你就可怜三叔吧，外头赊着帐呢，还了帐就完事儿。”

“嘿，新鲜！没有就甬花。噢，赊了帐就跑我这儿蹭来，我填得起这无底洞？要抽大烟、逛窑子也成，找我玛父要钱去，那是正着。谁见做叔的三天两头跑侄女这儿要钱来，这做长辈儿的自尊都哪儿去了？”

“凭你怎么说，总不能一个子儿不给吧？”惠同脸皮确实很厚。

大格格瞪着三叔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从身上摸出块一两多重的碎银子，往桌子上“咣啷”一扔，吼：“这可是最后一回，再来要，我准定回玛父去。欺负人，可别瞧错了。哼！”

惠同陪着笑脸说：“谁敢欺负你，小姑奶奶。我这为了俩臭钱，让你瞪得够呛了。”又说：“你也是，牌桌上在意点儿，容易得很。为了几两银子，就这么对待你亲叔呀？”

大格格冷笑道：“别说了，连我都替您老害臊。整天价不务正业，也不找个差使，就这么混。还跑这儿绕嘴来呢。”

“得，得。”惠同摆摆手：“用不着你小丫头片子来教训我。我要是有你

阿玛那两下子，能几年内官升八级，也落不到这个境地。”说着，竟不由得一阵心酸，流下泪来，把脑袋一抱，蹲在地上哭起来。

“咳！”大格格火了：“您老这叫怎么回事？银子我也给了，还挨我这儿哭天抹泪的。知道的，是您老人家自己个儿不争气；不知道的，以为我这个做侄女的怎么样不孝敬长辈。您呀，要哭也成，回自己个儿屋里头哭去，蒙起被来哭三天三夜都成。这儿可没人爱听这个。”

惠同站起身来，掏出块脏得变了色儿的帕子擦鼻涕，又擦了擦眼睛，回身从桌上端起茶壶对着嘴儿“咕咚咕咚”喝了一气，也不再说话，从桌子上抓起银子，掀帘出去，径自走了。

大格格这儿，等阿宝从厨房回来，便命：“把那茶壶扔了去。”

阿宝怯生生地说：“好好儿的个壶，干嘛就扔了去呢？这不是……”

“少罗嗦，让你扔了就扔了。”大格格拍桌子。

阿宝只得端着茶壶出去，到大厨房里藏了起来，又回到北房，说：“茶壶扔了，大格格。”

“嗯。”大格格站起来，说：“你就留着吧。反正我嫌他脏。”

一面命阿宝取斗篷给她披上，往西院祖父这边来请安。